

## 儿时的台钟和红枫

□ 顾亚萍

儿时，阿爸上海出差回来，阿拉三姐妹围了上去，看阿爸带回来啥好东西。阿爸说，有一台三五牌台钟。阿拉看看蛮赞。台钟外壳是木头做的，颜色像粽子，看上去结棍（方言，结实），圆圆的时钟盘涂成银色，随便从哪里一个角度看过去，都发着锃亮的光。盘上有一长一短两根指针，还有一根细细的红色秒针，1-12个阿拉伯数字在各自的位置上站得笔挺，时钟盘上还有两个小窗口，里面扒着日期和星期几。有了三五牌台钟，阿拉要晓得现在啥辰光就去看钟头。钟头逢半点时短促地敲一下“当”，声音洪亮，阿拉人在隔壁也听得到；逢整点时拖长声音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，敲得整个楼道都能听到。有时人走到楼下，听到楼

上的钟头还在敲；有时白天外面静，还能听到房间里的钟头“滴答滴答”绕圈子走脚步声。

这一年学校组织去四明山樟村春游，阿拉班级是5点45分第一批出发，我要在早上5点起床，在家里吃好泡饭，走到学校。头天夜里月亮很圆，月光特别亮，从窗口照进来，房间里好像点着灯一样，家里其他人都睡着了，只有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忖明早不要迟到。里面阿爸阿姆房间的台钟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特别响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跟着数数“一二三”，要求自己睡着。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迷迷糊糊醒过来，轻手轻脚走到阿爸阿姆房间，看钟头。“犯关类（方言，不得了），来不及了！5点10分类！”我心里慌了。“大姐，快爬起！”我急促地叫醒大姐，我和大姐快快套上罩衫，急急到灶跟间撬开煤球炉，拎来热水瓶，刚刚把冷饭从大钢精锅里舀了两勺到小钢精锅里准备煮泡饭，只听钟头

传来短短的一声“当”，我忖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不放心，再去房间里，凑到钟头面前，瞪大眼睛盯牢，看了足足好几秒，才到2点半！原来刚才把长短针看错了。只能封好煤球炉，继续睡觉。这一觉睡得熟，时间也睡过头了，到学校时第一批车子早已出发了，我只好坐别班的第二批车出发。

真应了这一句歌词：“都是月亮惹的祸。”

秋天了，勿晓得大姐从哪里搞到一片叶子，是干的树叶，小手掌心大，褚红色，还是锯齿形的五个叶片连成，短短的一根柄连在最小的两片叶子底部，整片叶子好像以柄为轴对称一样，叶片中纹脉清晰，从每片叶的底部向上部散漫开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片叶子，把它放进书里当书签。

我经常会去看看它，怕把它拿进取出损坏了，就换了一本不常看的书，把它夹在中间。隔壁邻居青青、幼幼来找我玩，我拿给她们看了，她们很羡慕，也想有这样的叶子。于是，我们一起去找树叶。我

们知道它来自枫树，是秋天的风带来的。

后来上课时，读到一首诗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春夏季节的枫树，树叶是绿色的，只有到了秋天，经秋风一吹，叶子就慢慢地开始变色。直到深秋，经寒霜之后变成了红色，所以诗人说那被霜打过的枫叶比二月的花儿还要红。

再后来，我到四明山春游去了。四明山上有很多品种的红枫，其中有一种红枫一年会红两次，一次在春季，一次在秋季。所以明白了，并不是所有的红枫都是秋风带来的。

再后来，我关注红枫及赞美它的诗。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四明山唐诗之路上来过的400多位唐朝诗人，他们写过的红枫诗中，多数是写秋天的红枫。我想，要么是唐朝还没有春天会红的红枫，要么是秋高气爽，适合登高望远，以及抒发诗人的情怀吧。

想来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，你说呢？



## 一眼慈城

□ 张存

细雨中，慈湖碧波荡漾，白鹭飞舞，轻盈曼妙。“静观皆自得，佳兴与人同”，望一眼，几多情。

记不得，来过几回慈城。有一个人来的，有一群人来的，那时的观感心情，都写进了文字里，回味无穷。女儿是初来。对于牌坊、旧宅、城墙、古井、镂雕的木窗、斑驳的铜环、光滑的石板，都充满无限的好奇。这些有年代感的东西，是温润的，承载着童年的梦。

我曾在民生路的老宅，见一位老伯在用煤球炉烧茄子。院子打扫得很干净，种了月季和茉莉。老伯温和的笑容、茄子扑鼻的香味，印在我的脑海里，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舒心感。这份记忆，使我情不自禁

地喜欢这个地方。而且，每一次来这里，都是全新的体验，不会失望。

浙东书风研习所，是慈城后人沈师白兄推动下建成的。就在抱珠楼前的一处老宅里，里面展示着梅调鼎、钱罕、沈元魁、沈元发、沈师白等人的书法作品。下雨天，廊檐滴水，拍出来就是一幅水墨画，韵味非凡。我和沈元魁老师是旧识。每次去他家里造访，总是说请来两字，君子之风，拂面而来。他字如其人，名副其实，浙东书风传承人实至名归。他说，浙东书风一脉相承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但更多的是那些喜欢书法的人，他们也是书风的传承者。很平常的一句话，却能照见胸襟，辽阔而博大。见字如面，我会想起和他相处时的场景，那些快乐溢

满心田。

慈城的冯家是望族。这里也是大冯（冯骥才）祖辈生活的地方。

2016年4月，大冯回到慈城，也是在这样的雨天。细雨绵绵，乡情更浓。这天，是冯骥才祖居博物馆开馆的日子。他说，如果不是人太多，我坐下来就可以写散文了。

他请来了钢琴演奏家刘诗昆、相声演员姜昆、《汉声》总策划黄永松、中国民协的罗扬、演员赵文瑄等人。他们在慈城中学的礼堂，进行一场《故乡与乡愁》的论坛。刘诗昆先生还现场演奏了《梁祝》和《大海啊，故乡》，令人大饱耳福。而且我还带去姜昆先生的《笑面人生》请他签名，如愿以偿。在我红色本子上签名的，还有黄永松先生，他穿着墨绿的猎装，态度温和可亲。当我见到他去世的消息时，很难

过。他为宣传慈城做了很多工作，挺了不起。

要是钱文华兄有空，定会陪我一道逛慈城。他是慈城通，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慈城，孜孜不倦，硕果累累。抱珠楼的挖掘和保护，他做了很多事，但从不张扬。有次在宁波范宅遇到他，拉了我去他家。他将一套新出版的《品读慈城》送了我。老朋友就是这样，没有客套的话，心里却一直记着。

我和女儿在牛骨头面馆解决中餐。她点牛骨头面，我点面结面。这家面馆生意很好。面馆在太阳殿路口上，正对着慈城公园。往里走，有一家邵氏工艺馆，主人邵益达是做螺钿嵌镶的民间艺人。女儿说，下次去饱眼福。

一眼望尽千年，慈湖山水多情。正是秋色渐浓时。